

乘风归去 翩翩其羽

——悼念沈渭滨先生

◆ 韩晶

4月18日清晨7时,历史学家、担任过我多部纪录片历史顾问的沈渭滨先生仙逝了!闻之涕下,哀恸之情久久难以平复。

初识沈先生是在2008年的早春。当时我为我的一部纪录片登门拜访沈先生,邀其担任节目嘉宾。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,他身穿时髦的铁红色棒球衫,点燃一支烟,坐在沙发上耐心听我讲完纪录片的大致内容,最后,他拒绝了我的邀请,理由是纪录片的内容并非他研究的范围。他还言之凿凿称,不是他研究的东西,他怎可在电视上乱讲?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,一个顾及名声的倔老头!好在我头脑活络,抓住他的话头说,您不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吗?袁世凯主谋刺杀宋教仁算不算辛亥革命?这下沈先生无话可说了。但他反应极快,又指出《刺客列传》片名不好,为刺杀革命志士的刺客树碑立传,他不干!我当即答应,修改片名。或许是被我的执着打动,沈先生没有再推辞,最终答应担任《刺杀宋教仁》那集的嘉宾。后来才知,他很低调,不太愿上电视,只是念我做纪录片不易,不忍生硬拒绝,所以才表现出这般“难搞”。

这部纪录片后来改名为《刺客令》,播出后不仅获得很好的收视率,还在全国拿了奖。我不得不说,因沈先生缘故而更改的片名,确实比原来更中性,也更贴切。沈先生想得周全!

从此,我与沈先生成了忘年交,他待我如师,如父,几乎所有我的纪录片他都帮着出谋划策。2011年,我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纪录片《大辛亥》,沈先生更是不辞辛劳,五万多字的脚本,从初稿到最后定稿,每一稿他都反复审阅,逐字修订。《大辛亥》播出后,赢得了好口碑。沈先生功不可没!

沈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,但每次见面,他总是精神奕奕,从未显露一丝病容。2013年春,我请沈先生来录纪录片《科举》,他身穿笔挺的粗呢西服,拄一根酸枝木斯蒂克,风度翩翩地来到摄影棚。同事们见了,都夸沈老师好有范儿!先生笑道,哪有什么范儿?多年糖尿病落下的足疾,不得不依赖拐杖。同事们都知道沈先生爱惜自己的形象,在大家心目中,他就是一位很有范儿的老头!

沈先生经常叮咛我,纪录片要么不做,要做,就做站得住、留得下的好片。这些年,他对我的期许和要求,已经成为我做纪录片的一种态度。沈先生提议我不定期举办一些沙龙活动,邀请史学界的一些大家来喝茶、扯扯淡,激发创作灵感。2014年6月17日,伴随着栀子花香和普洱茶的馥郁,“拾珠沙龙”迎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专家。他们口吐珠玑,谈笑风生,而我和伙伴们则忙着拾珠。那天,沈先生还情真意切地对大家说,他老了,已无所求,只希望能帮助我和我的团队做几部好纪录片,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帮忙!现在回想起来,先生当时的话似别有深意,仿佛冥冥中知道自己时日无多。每次想起,总让我唏嘘不已。

如今,沈先生已乘风归去,翩翩其羽。虽然临行前白发稀疏,形销骨立,但他魂魄的羽毛仍然齐整光亮,一如与他等身的熠熠生辉的著作!



那些年,淮海路

◆ 叶永平

想当年,我家住在淮海路的边上,上班又是在重庆路口的原卢湾区政府,所以同淮海路日日相处息息相关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淮海路。1984年12月,上海第一家专业美容店——“露美”在淮海中路诞生,一时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新闻。

幽雅的锦江宾馆小礼堂里,上海市副市长赶来道喜,当时的市妇联主任热情洋溢地说:中国妇女被称为“黄脸婆”的日子过去了,中国妇女也需要美容。消息不胫而走,接连几个月,“露美”门口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便有人来排队等候美容,甚至一些来上海旅游的新婚佳丽也慕名而来。

那些年,我正在卢湾区政府新闻科工作,所以对此格外关注。记得1987年新年伊始,我来到淮海路的“露美”,美容师告诉我,人们的美容消费观念更新了,美容对象广为扩展。前些年,闹市街头若有涂脂抹粉的,行人往往会投来惊讶的目光,甚至会被人曲解为“不正宗”,美容几乎成了丑事,以致一些新娘做了美容,出店门时,往往要用伞、围巾遮盖住脸部才敢上街。现在,新娘几乎必做美容,新郎也时兴做,连参加舞会或赴宴的也来做,否则感到出门太“寒酸相”。难怪,美容生意越来越好,仅卢湾区三家美容美发厅统计,1986年的美容者比上年增加一半至一倍。

我驻足“露美”,只见等候做美容的人排成长队。听人说,名店生意更为兴隆,此话果然如此,“露美”作为名店,尽管价格略比一般店高,可常常是“人满为患”。笔者向几位斜

靠在美容椅上的新娘了解:“您为什么要上露美来?”满面春风的姑娘莞尔:“人生婚姻大事,难得做新娘美容,不妨到名店来。”

“为青年朋友添美”,这是“露美”的心愿。一天,一位秀气的新娘坐在美容椅上,对着镜子左右端看,显得忐忑不安,美容师看看新娘额头上的一个疤印,心里明白了三分,“别犯愁,我为您烫发时,将头发朝左甩,这样可遮盖额头上的不足。”“太好了,谢谢!”新娘喜形于色,临走,照着镜子,看看经美容师化妆后的新容,连连称赞:“妙!妙!”其实,类似为青年朋友解忧添美的事天天都有。例如,有的人眼皮(即眼睑)“一单一双”,他们就用眼线笔在上下眼睑、眼角、眼眉等处轻轻划深,使之层次分明,轮廓扩大,充满魅力。有的姑娘系“三角眉”,上喜宴这般“武腔”不行,修正眉形,再用眉笔画成柳条眉,顿时眉清目秀。

那时的“露美”,一枝独秀,名扬上海。连奥地利、南斯拉

夫、联邦德国、法国的新闻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,竞相把“露美”介绍到海外。那些触角灵敏的外国记者,从这里探视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“气象”。

“露美”成为淮海路上新生事物,正是有这些“第一”的支撑,正是有这些历史和文化的积淀,才成为上海人引以为豪的“淮海路”。当年,我曾经为淮海路策划过一句广告语:高雅淮海路,荟萃名特优。曾被有关部门采纳,并流行了一阵。

淮海路有东、中、西三段之分,那时尤以卢湾区淮海中路最为热闹繁华,共有商业铺面260多家,其中50多家是高、专、特商店,经营名、特、优商品,是本市和外地客户来沪选购商品的必到之地。这一条街上吃、穿、用,应有尽有。难怪,这里平均每天客流量达到70余万人次……

淮海路几十年中在不断变化,曾经东段新商场、新写字楼纷纷进驻,特色商店慢慢老化隐退……近年来,再逛淮海路,看到不仅高级商场又多了几处,还看到如“老大昌”“哈尔滨”“老人和”等老店新开,淮海路真正的味道已经复苏!



纸上朋友纸下见

◆ 尤国庆

我喜欢旅游,退休后,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出去玩了。但是跟旅行社出游常碰到形形色色的麻烦,总让人郁闷,不由想:要是能有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一起去玩,该多好呢?可惜生活圈子所限,一直没有什么机会。

去年9月,我看到了晚报星期天夜光杯“百姓纪事”上李南祥先生的文章,写自己跟团自助游广西的经历。文章写得很生动,让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知音,也萌发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。我刚好认识一位新民晚报的通讯员,便通过他找

到了责任编辑。编辑给了我李先生的电话,又告诉我,李先生正在台湾旅游,建议过一段时间再与他联系。

与李先生联系上后,他很爽快地约我去碰头。到了那里,才知道,自从李先生在新民晚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后,有许多读者打电话、发邮件、写信,通过编辑找到他,想加入他们的行列。他们常用来聚会的那个活动室,由原先的三张桌子,规模扩了一倍还不止呢。

我与李先生成了好朋友。11月底,我们俩参加了“快乐大巴”组织的浙西大

峡谷五日游。这次活动包了一部金龙大巴,满满当当坐了37个人,其中有好几个都是通过晚报而结识的“驴友”。我们不仅去了大明山、四明山等知名景点,还去了天目山畔的指南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地方,算得上是一次难忘的深度游。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饱览着葱郁的美景,与新朋友聊天、合影、游玩,真是开心!

其实,李先生最初也是因为在“夜光杯”上读到另一位作者王宗元先生的文章,通过晚报找到作者,从而加入老年旅游俱乐部,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要感谢晚报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平台,让作者、读者,由陌生的纸上“神交”,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套用现在流行的“线上”“线下”的说法,我们这是“纸上朋友纸下见,老年生活加倍甜”!

